



古龙 著

孤星传

下



I24.8
225

孤 星 传

下 册

古 龙 著

责任编辑：周凤荣

封面设计：蔡俊萍

孤 星 传

古 龙 著

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东方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0.5 字数：430千

1988年6月第1版

1988年6月山东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80,000册

ISBN 7-105-00565-3/I·111

(汉6)(上、下册)定价：5.64元

八

这一个突生的惨变，使得四座群豪不禁一齐为之耸然大惊。

刹那之间，只见四下人影闪动，纷纷走避，只听惊呼与碎瓷之声，不绝于耳，“北斗七煞”莫氏兄弟一齐大喝：

“七弟，你怎地了？”

语声方了，一切已归于静止。莫氏兄弟三人，各自惊呼一声，一齐扑到莫星身上时，“神手”战飞，“七巧追魂”那飞虹，“金鸡”向一啼，“七巧童子”吴鸣世，以及“飞灵堡”东方兄弟，“龙形八掌”檀明父女，俱已自四侧缓步走了过来。

方才那变故发生的是那么突然，但他们却无一人身上沾有半滴果汁水珠，此刻步履之间，亦是那般从容而安详，直如任何事俱未发生一般。

“冷谷双木”顿住脚步，缓缓转身，并肩立在门畔，两人同时张口，同时闭口，一字一字地冷冷说道：

“这便是公道！”

四座群豪，十中有九，都未看清“七煞”莫星是被何人做了手脚，此刻心中方始恍然。

“原来是‘冷谷双木’！”

众目睽睽之下，“冷谷双木”竟能在人不知鬼不觉之

间，将一个在武林中甚负盛名的高手毙于掌下！群豪不禁为之暗中骇然，数百道目光，一齐下意识地望在裴珏面上，有的虽在为他担忧，有的却在冷眼旁观，看他是否已有胆怯之意。

檀文琪悄悄走到裴珏身侧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默然垂首！

“龙形八掌”檀明面色凝重，没有半分表情，冷冷望了战飞一眼，东方兄弟更是不动声色。

“神手”战飞浓眉一扬，厉声道：

“冷谷双木虽然名扬天下，但是——”他语声微顿，四指握拳，拇指上扬，往地上一指，厉声接着又道：

“今日你既在‘浪莽山庄’逞凶，战某岂能再让你生离此间？”

他语声简短而有威力，目光凛凛，须发皆张，显然已动了真怒；话声方了，只听四下一阵号角齐鸣，响彻云霄。

“冷谷双木”面容冷漠，神色不变，仍然并肩负手而立，就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似的。

刹那之间……

只听见外院中，突然涌至百十条黑衣劲装大汉，背后斜插厚背薄刃的鬼头快刀，手中却拿着武林中人最为胆寒的强弓硬弩，这百十条大汉突地自院中出现，竟无一人发出半点声息。

四座群豪，有的扶案而立，有的端坐如故；但亦无任何一人发出半点声息，只有沉重的呼吸与心跳之声，单调地此起彼落。

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寂之中，莫氏兄弟，缓缓长身而

起，三人一齐面向战飞，三人一齐摇了摇头，他们已无言地宣布了莫星的死讯，然后这六道冰冷的目光，便一齐望到“冷谷双木”兄弟两人的身上。

“神手”战飞浓眉耸动，纵步走到“七煞”莫星的尸身前，俯首凝注了半晌，手掌一挥，立刻有两条大汉，将尸身抬了开去。

然后，他目光亦似利剑般望向“冷谷双木”，突地大喝道：

“凡我江南同盟，今日与你‘冷谷双木’俱已势不两立，你兄弟还想逃得掉么？”

“冷谷双木”面上既无惊容，亦无惧色，对当前的情势，丝毫无动于衷，要知他兄弟两人能在武林中享有盛名，自然绝非神智麻木，更非狂傲得失去理智，而是他们深知任何惊慌之态，俱都会助长对方的凶焰，不如以不变应万变，以静制动。

裴珏目光凝注着“七煞”莫星的尸身，目送着这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，而今也只能冰冷而无助地被四只他曾经轻贱过的手掌，鲁莽地抬出大厅，而这其间的过程，竟又是如此短暂，生命与死亡的境界，就宛如大厅外那短短的门槛，你只要轻轻往外跳出一……

这阵思潮是沉重而寒冷的，但却清冽得如同一道月夜中的溪流，潺潺地自裴珏混乱的思潮中流过。他缓缓抬起头，望了这大厅中四下的人群一眼，他们虽然俱都十分紧张，但却无一人有丝毫悲哀与惋惜之意，就象方才所死的人，只不过是一个陌生而平凡的人而已，既不是方才与他们共同饮过血酒的同盟兄弟，亦不是一个曾在江湖中享过盛名的武林豪

士。

“神手”战飞双拳紧握，静立不动，他虽也在静候着“冷谷双木”的反应，但谁都能看得出他的等待并不能持久，因为他此刻全身俱已满蕴着愤怒，而且他又明显地占着优势——占着优势的人，通常都惯于攻击，而不惯于等待。

只是，他的愤怒也不过只是因为“冷谷双木”损伤了他的颜面而已，与“七煞”莫星的死，根本毫无关系，若不是在“浪莽山庄”，若不是当着这么多他极欲控制的人，若不是他深信自己是占着优势，便是“北斗七煞”一齐被人杀死了，他也绝不会愤怒而动容的——因为他纵然愤怒，也会将那份不必要的愤怒很谨慎地隐藏在心里。

裴珏心中暗叹一声，蓦然了解了生命的价值，并不仅在于生前的荣耀而显赫，而还该有其他许多种应当被珍惜的东西。

这些东西在“神手”战飞，“北斗七煞”，甚至满厅的武林豪士心中，都是永远也不会被珍惜的，而此刻却随着那一道清冽的溪流，平静而安详地注入到裴珏他本已充满仁慈而宽恕的心里。

他面容突地变得出奇地安详而镇定，他安详而镇定的走到“冷谷双木”身前，沉声道：

“出去！”

一阵惊呼声中，“神手”战飞厉叱一声：“且慢！”

裴珏安详地转过身来，沉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神手”战飞厉声道：

“难道你没有听到我方才所说的话么？”

他语声虽仍是简短而有威力，但却显然已被裴珏这份出

奇地安详与镇静刺伤了一些，是以他威严的语声，竟空前地暴露出一丝弱点，他纵想掩饰，却力不能逮，就正如一只猛虎在狼群中极力隐藏自己的伤势，因为“神手”战飞不愿在座的群豪发现自己的弱点，也正如猛虎不愿群狼嗅到自己的血腥一样。

裴珏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你方才所说的话，我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——”

“神手”战飞胸膛一挺，显然为自己的言语能被重视而沾沾自喜；但裴珏却又接口道：

“但是，难道你已忘了，直到此刻，我仍是江南同盟的盟主！”

“神手”战飞心头一震，裴珏口中这安详的语声，竟仿佛是鞭子一样鞭鞑在他身上，使得他不由自主的退缩了一步。

裴珏目光一扫，微笑又道：

“据我所知，凡我江南同盟，都该尊重盟主之意见的，若有违抗之言，你“神手”战飞便是盟主的护法之人，是吗？”

他平日被生命的不幸与波折，生活的艰苦与屈辱，紧紧掩埋起了的智慧，在这刹那之间，已象是一柄锥子刺破布囊一般的露了出来，有了智慧的言语，自然也就变得出奇的锋锐，正当这锋锐的言语自安详而微笑着的口中说出来时，它便有了鞭子般的力道，直接鞭鞑到别人心底。

“神手”战飞显然被击倒，他灰黯却又带着惨绿的目光——那却是饿狼常带的目光——四下一扫。

只见“龙形八掌”浓眉微皱，嘴角却仍微微含笑，东方

兄弟目光闪烁，对裴珏似乎有了些惺惺相惜之意。

“金鸡”向一啼，满面惊奇，目光中却又闪烁着一些幸灾乐祸之意——其他的武林群豪，也差不多是这种神情，只有“七巧追魂”那飞虹，却在盼注着莫氏兄弟，在想些什么。

莫氏兄弟，既是愤怒，又是悲哀，但也有着更多惊奇。

檀文琪秋波蓦地明亮了起来，她是光荣、骄傲，而欣慰的，但却又有一些担心，“七巧童子”吴鸣世掩不住他心中的欣慰之情，他眼看着他的好友自被屈侮，而被尊敬，他也深知这历程看来虽轻易，其实却不知有多么长而艰辛。

这许多人面上表情的变化，在一刹那间，便一齐收回“神手”眼底，等到他锐利的目光回到裴珏面上，他心中已有了决定。

这武林中的枭雄人物竟突地朗声大笑了起来，捋须笑道：

“裴大先生已是江南同盟之首，战某岂会忘记，不但战某不会忘记，而且若是有人忘记了，战某也会提醒一声——”

他笑声一顿，突地闪电般伸出手掌，横掌一扫，只听“呼”地一声，一道强劲无比的掌风，笔直地向他身旁的一张木椅投去，“喀喇”一响，木椅便已被震的四散飞落。

战飞浓眉一挑，一字一字地接口道：

“非常小心地提醒他一声，直到他临死前都不会忘记！”

他此刻眼神中虽仍带着“狼”的光芒，但神态间却已恢复了“虎”的威严，“神手”战飞，毕竟是武林之雄！

裴珏淡然一笑道：

“那么在我与‘冷谷双木’之间的事还未解决之前，一

切事都得暂缓处理，而我与‘冷谷双木’之间的梁子，也只能由我与他们单独解决。”他语声不但安详，而且突地显露出一一种超人的威严。

“神手”战飞四望一眼，四下群豪又渐渐开始骚乱，檀文琪忍不住娇唤一声，莫氏兄弟却已暴怒起来。

骚动中响起一声大喝：

“盟主之令，违令者斩！”

“神手”战飞手掌一挥，院外突地自四周涌现出的黑衣大汉，便又象他们来时那么突然，无声息的退了下去，但他们背后鬼头大刀刀柄上的红巾，却仍不时在微风中，自四下的墙头后，山石边飞扬起来！

这其间只有“冷谷双木”面上的表情，却仍然是冷如玄冰，仿佛这一切的发生，俱都与他们无关。

莫氏兄弟的六道目光，恶毒地在“神手”战飞以及裴珏面上转来变去，战飞却也视如无睹，躬身道：

“裴大先生如有事料理，战某在此恭候大驾。”

他说来仿佛此去不过是去与两个顽童嬉戏一样，片刻之后，便会安然回来，其实他却得知裴珏此去，定必不会重返，是以他才如此做法，因为他此刻已对这“平凡而呆笨”的少年，突地生出了一种畏惧之心，生怕自己养虎贻患，是以正好假借“冷谷双木”之手，将他除去。

裴珏微一抱拳，转过身去，再次向“冷谷双木”道：

“两位请！”

他目光虽然一无所畏，但却再也不敢与檀文琪那温柔的眼波接触一下，生像是他对她已一无所恋。

檀文琪呆呆地望着他，直到他身形步下台阶，突地一咬

樱唇，在她爹爹身侧坐了下来，亦自再也不去望他一眼。

恨与爱之间的距离，本仅相隔一线，爱得越深，恨得也就更强烈，这多情的少女此刻正在心中反复地暗中低语：

“你对我一无所恋，难道我定要苦苦地留恋着你么？”

“龙形八掌”侧目望了自己的爱女一眼，似乎暗暗叹息了一声；然后，他炯然的目光便又转到裴珏的后影上。

“七巧童子”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他虽然聪明绝顶，但此刻亦是全无主意，只有象别人一样，目送着裴珏的身影远去。

直到裴珏走到院中，“冷谷双木”方自缓缓开始移动脚步，这其间他们的眼神，始终未曾离开过莫氏兄弟的眼睛。

莫氏兄弟的手掌紧握着手，他们紧握着手，已由血红，变为铁青，只见“冷谷双木”冷冷地望着他们，良久良久，面上突地泛起了一丝轻蔑的冷笑，齐地一拂袍袖随着裴珏走去。

莫氏兄弟不是呆子，当然看得出“冷谷双木”这轻蔑笑容的含意，因为自己兄弟三人，虽然面对着与自己有着血仇的敌人，竟没有一人敢出来复仇，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心中的畏惧，要远比愤怒与仇恨来得强烈的多。

但是这份轻蔑，却又是这么强烈，强烈得令莫氏兄弟无法忍受。

“神手”战飞目光转处，一步抢到他身前，沉声道：

“冷谷双木若是没有死在裴大先生手下，兄弟立誓，一定代莫兄复仇。”

他语声微顿，目光中泛起一丝淡淡的笑容，接口道：

“若是裴大先生胜了，莫兄有盟主代为复仇，还不是一

样么？”

莫氏兄弟对望一眼，个个长叹一声，垂下头去，对于裴珏，他们不禁生出了一丝敬意，因为他们已开始对自己的懦弱悲哀，他料不到人类中竟有人能将生死之事，看得如此轻贱，“北斗七煞”在武林中的声名，从此一蹶不振，因为此刻已有数百道目光，看到了他们兄弟的懦弱。

于是“神手”战飞神采飞扬地转过身来，吩咐手下，重新摆酒，但莫氏兄弟，却只能颓丧地起身走出厅外，照料他们死去弟兄的后事了。

“七巧追魂”那飞虹目光一转，突地沉声道：

“莫七与我交情不错，我得去看看他的后事。”不待战飞答话，随着莫氏兄弟走出，此人心机深沉，在此刻只有他才会利用时机，收拢莫氏兄弟的人心，因为他深知这兄弟三人，虽然懦弱，但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
江南同盟已成，裴珏定然永不复返，那么“神手”战飞，岂非顺理成章地成了江南的盟主。是以他见到那飞虹的行动，只是轻蔑的暗笑一声，丝毫没有放在心上。

他心中得意，目光一抬，只见“龙形八掌”檀明，正在面带微笑地望着他，似乎早已看出他的心意。

“七巧童子”吴鸣世呆了半晌，突地大步奔出厅外。

“神手”战飞轻咳一声，院中人影闪动，黑衣汉子，一齐涌出，强弓硬弩，沉默地对着他，吴鸣世目光一凛，回首喝道：

“这算什么？”

“神手”战飞冷笑一声，缓缓道：

“裴大先生方才所下的命令，你难道不曾听到？盟主既

已有令，不容别人插手，吴兄还是耽在这里的好。”

东方兄弟对望一眼，目中光芒更炽，显有不平之意，那知吴鸣世目光一转，突地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在下出去，也不过是要对他说一句‘珍重’而已。”

“神手”战飞哈哈笑道：

“盟主是何等人物，难道还会不知珍重？吴兄，你且看盟主方才出手的武功，‘冷谷双木’强煞，也未见能挡得住十招，来来来……你我兄弟，且来共饮一杯，预祝盟主的成功！”

他虽先端起酒杯，四下一照，仰首干了一杯，心中却在暗暗思忖：

“花玉呀花玉，你一生出卖的消息，总加起来，对我而言，都不如你死后所出卖的一个重要，因为你已说出了一件秘密，便是裴珏虽有惊人的武功，但仅只会一招，哈哈——他若是再多会几招，我便当真要不知如何是好了。”

于是他等到他的奴才为他斟满了空杯，便又仰首一干而尽，得意地在心中暗暗自语：

“花玉呀花玉！你可知道，这一杯酒，我是在敬你的！”

“快讯”花玉的一生，是卑贱而平凡的，但是他一生之中，却有一件值得自豪之处——他若是死后有知，也该为此骄傲，因为他一生之中，出卖的消息，虽然有些并不重要，但是，却绝无一件虚假，件件俱都真实得一如别人付给他的银子。

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否则他又怎会选择这样奇特的职业？（千百年来，武林中从来未有的职业。）

但是他虽聪明，却绝未想到，他自己临死前所划出的四

字，竟会被武林中的大豪“神手”战飞如此看重，而仅是由于他生前职业的习惯——泄露秘密的习惯而已。一种习惯能在临死前还不改变，这说明了他对职业的忠诚，是以他死后，便也得到了他这种小人物应得的尊重。

“只会一招！”

这四字也是真实，真实得也一如他生前出售的消息，但是他却不知道裴珏怎会学到这一招足以震惊武林的绝学经过。

要明了这些，各位必需原谅我将故事稍为拉后一些，来提醒各位的记忆。“我是那么荣幸，竟能使时光倒流，虽然仅是在书本上，却已足够使我感到光荣。”

迷蒙的春夜，迷蒙的夜风，凄清的月色，凄清的大地……

这是裴珏在遇到“冷谷双木”，檀文琪，以及“金童玉女”那奇异的一夜的第二天晚上。

三更。

“冷谷双木”因为檀文琪的幽怨与相思，愤怒地来寻裴珏。

裴珏却紧记着“金童玉女”临去前的允诺，而又悄悄走出后园外，他们的相遇，自然是不愉快的，裴珏愕然听着“冷谷双木”责骂他负心，却不能跟随他们一起去探视檀文琪的病，因为他与“金童玉女”的邀约在前，但是他守约的德性，却更激起了“冷谷双木”的愤怒！

“冷谷双木”是孤僻而倔傲的，不能忍受任何人对他们的违抗，盛怒之下，他们便要以武力相强。

那知，他们的武力，却被另一种武力阻止了。因为“金童玉女”比他们更强，于是他们被“金童玉女”禁闭在一个

幽清的山窟里，就在那山窟里，“金童玉女”实行了他们对“冷月仙子”的允诺，交给裴珏一本薄薄的册子，也传授了裴珏七招武功！

只是这三种奇奥的武林绝学，对于一无根基的裴珏，毕竟是太艰深了些，是以他在“盟主大会”之前，仅仅学会了一招，而行迹飘忽的“金童玉女”，也因为一件重要的事，要离开江南了。

他们虽然始终没有正式将裴珏收为徒弟，但情感丰富的裴珏，对这夫妇异人的情感，却甚于一般徒弟对师傅的感激与尊重。

临走的时候，裴珏忍不住问起“冷月仙子”的行踪，但“冷月仙子”的行踪，却飘渺得有如当时的春雾一样，便连“金童玉女”也不知道，于是裴珏又问起她的身世与恩怨，这问题却使得直率而快乐的“玉女”，目光中也露出痛苦的神色，无法开口。

“总有一天，你会知道的！”

说完了这句话，这两位男女异人，便消失在那乳白色的晨雾里，只留下穴道被点的“冷谷双木”与满心疑惑的裴珏。

“冷谷双木”的穴道，不久便会自解，裴珏心中的疑惑与思念，却不知何时才能解开，但是一种对武功的狂热，却使得他在回去的路上还一直在练习着方才学会的武功。

于是“快讯”花玉便以自己的死亡，换取了他最后一个值得出售的消息——“只会一招”！

但这一切都是秘密的，此刻在“浪莽山庄”中的武林群豪，除了“神手”战飞外，谁也不知道。

此刻，纷纷的私语中，还有人在猜测他们盟主“裴大先生”的师承，更有人在桌底下暗中交换着金银，作为一项奇特的赌注，来博“冷谷双木”与“裴大先生”之间比斗的生死胜负。

“神手”战飞冷眼旁观，不禁暗中冷笑。

“只会一招的裴珏，只怕在‘冷谷双木’任何人的手下，都是不过一招，要博裴珏胜的，不是呆子，便是白痴！”

心念微转，目光一扫，突地将须大笑道：

“各位怎地不快些饮酒，难道暗中在为‘裴大先生’担心么？错了，错了，错了……”

他大笑着连呼三声“错了”接口又道：

“裴大先生直到今日为止，在武林中的名声，或者不如冷谷双木的响亮，但各位且看裴大先生方才所显露的武功，哈哈——便是区区在下，也挡不住这么三招！”

心中暗暗好笑，得意！

“可惜他只会一招，若是连发六、七招，只怕我真的无法抵挡了！”

胸膛一挺，大笑道：

“若有谁不信裴大先生的武功，我战某愿意和他博上一博。”

语声方了，他身后肃立着一个黑衣大汉，便转身奔了出去，瞬息之间，便手捧一盘金光闪闪的元宝，飞步走了回来，放到战飞面前，群豪眼角偷窥，只见盘中沉沉甸甸，俱是十两一锭的黄金，看来竟似有二、三十锭，心中不禁为之赫然；但他们纵然明知必败，却也不敢与“神手”战飞相博，何况直到此刻，他们还无一人猜得出“裴大先生”武功